現代學佛者最亟需的志神(二)

釋仁俊

（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二日講於加拿大溫哥華世界佛教會，林耿如紀錄。）

三、慈悲的充力者

認眞執行智慧的決策者，其言行莫不眞實不虛，必然與慈悲相應。慈，從誠懇關注中讓人獲得快樂、安樂。慈柔的涵練性足了，就會心平量大，瞋慢心就會降低、減輕。性情剛强的衆生，慢心都相當高；慢心貢高了，就像高山頂上積不著水一樣，草木都生長不起來；同樣的，心性失去了慈柔的人，也就不能從智（觀）忍（化）之水中培育而增長善根。人類善根的培育增長，最急須的莫過於慈，慈柔的心術、心量流露得自然的——面目鮮明而手頭寬大；行菩薩道，談發心、廓心、表心、驗心，這樣的鮮明與寬大，才會空化自我，活化他人。眞能活化他人、空化自我的，其志必壯，其行必堅，構成壯與堅的基因——大悲。與大悲相對的是大苦，面對大苦不驚不怯，而能受能耐，必拯必度，所憑藉的就是這絕不動搖、折扣的壯與堅。爲壯與堅鼓氣充力的——大悲，悲願從念頭大呼得響震耳根，激振意根，泛常者頂不住的困難、吃不消的辛勞，自家就能挺聳脊樑擔下來。

道德的根源是大慈悲，大慈悲的發端是敬重而愛護一切衆生。（一般）衆生的根性與習性，大都雜染混濁，甚至惡劣得兇暴殘害，難以理喻。悲心熏發而擴充得深廣的（大心凡夫）度化之心，總是與時俱增；就像慈母見愛兒病重了，越發辛勤照拂，體貼備至，了無厭倦之念，只要換回愛兒的健康就滿心喜慰。諸佛菩薩護念導勸拔濟大罪惡衆生的悲心，比慈母救愛兒的心更甚於千萬億倍，因爲「無緣」的大悲弘願徹入骨髓。

智觀與悲行合一的菩薩道，因緣上的如幻觀成熟了，因果中的利俗行眞切了

；如幻觀了卻自我之戀，利俗行體念衆生之苦；衆生之苦的血淚印象直湧心頭，直現眼前，寢饋難安中必盡所能、所有以濟扶之，悲行從所能、所有中盡得愈盡而愈喜，愈喜而愈盡；如此的盡與喜、喜與盡交錯交增，則能超越俗常之情。能不爲俗常之情所困所奪者，自家之有與自家之能，則無時無念不與因緣的如幻觀、因果的利俗行相呼相應，熱誠而懃懇得不誑不置，對一切衆生的奉獻心，便立刻說到做到了。

發慈悲心早已成爲學佛法者的慣用語。其實，學佛法不光是發心，也要發臉發舌；因爲臉與舌，都是慈悲的表現或吐露者。佛法學得深入而周遍於身心的，三業必然與慈悲相關，慈悲也就貫注於三業中。世間唯一的淨光與大熱——智與悲，智觀能與眞我相應，悲行不爲情邪所動，臉的表態與舌的演義，就會流露出慈悲之德力了。智的特能——淨化心相，悲的特性——善化形（臉、舌）相，生命的內在——心相，身體的外在——形相，人生之可貴與可喜，即在於智能淨化內心，悲能善化外形，內心淨而外形善了，起心動念與接人待物，就會清醒而厚渾得捨己爲人，給人看的、聽的、驗的，大體上就不乖背菩薩行誼了。

修學大慈悲的意趣——永恆度化，不論現在或久遠的未來，苦樂利衰中都與悲心觸應得眞切落實；落實得沒一念厭人之心，大福德、深善根與淨智慧，全都憑此不厭之心而植培、而深固、而光湛的。慈悲行遠離了厭恨心，心量寬容得不「量人」，對所有的人（尤其大惡人）就看得順眼了。具有這樣的心量與眼光，盡管遭到許多折騰、惱困或擊刺，意志則耐受、涵化得絕不介意。悲德的內涵性深廣得沒底止，悲行的外攝性通應得沒種別，把衆生的怒惱看作慈悲的增上緣，佛法的力用就變成自家受用。法門中成大器的，都先從這樣的受用中開擴器識的。

菩薩植培而體踐慈悲的動力之一——始作因緣，從大多數衆生的宿因觀察，善根與慧性深厚的到底太少（約出世善根說），甚至壓根兒沒有。菩薩特殊而久遠的行德，對這些大多數的衆生，總是特意地關注著，總是悉心安排，引起而施展化度因緣。不離亦不著因緣的菩薩行者，從不離因緣中善巧導化，導化的方便（法）正確而淨廣，因而也就「因緣多故，果報亦多」；從不著因緣中深積大捨，一切都迴向無量衆生，無上菩提因此也就毫無貪圖，坦坦率率地敞開心門做人

而爲人。

我們學菩薩行的，從自覺邊說，智慧破我離執；從覺他邊說，慈悲爲人獻身。菩薩道的內涵雖深廣無邊，但簡括地說，不外乎破離爲獻；破離得了無所著，必然絕無所畏；這樣的深（階）位大（威）德，我們一時極難悟達；不過，我們既發了菩提心，就得時時提激，不讓我起執，能觀空無畏，無著的意念提高無畏精神，無畏得苦不屈樂更礪，苦樂中充滿著命光氣勢，則能爲許多苦難者充熱充力。我們必須向苦難者充熱充力，許多人的前途才會充滿光明，獲致幸福安樂。學佛者最急須的表現——積極與眞實一貫，說的就是做的，兌現得不遺餘力，能這樣，佛法才受到人們重視。我們能替許多人把力充滿了，人們的生命之輪才能駛進得夠力夠穩，不入歧途而直趨正道。人間最溫煦的暖流——慈悲光（的）熱（潮）；我們不斷地散發而擴充此種光熱，讓許多人觸照得神暢意寧，才會在佛法安住得惑不動、釣不去哩！

四、致己的擴德者

上來所說的，眞正的做到，才能表現眞實力量，負起應負的責任與義務，德行才擴展得開去。依佛法說：要有眞實的（智慧）力量，才有眞實的（慈悲）德行，這是必然性的因果關聯。所以，學佛法一定要具有眞實力量，才能發揮眞實的德行。

談到擴展德行，可分爲內外兩方面說：一、無私的內在發達，智慧蕩絕種種情私。二、無盡的外在發揮，慈悲倡興無邊福善。從智觀中體達因緣，從悲行上建立（度生成佛的）因果；若因緣若因果，一切都會歸而又出發於「空義」。

佛陀立教的宗趣是性空緣起；空賅涵世出世間一切，從事相到理性，可約四個層面說：一、物理之空，我們眼前所見所觸的一切，看起來好像都是實有的，實際上並非如此，以現前的桌椅爲例，表面似乎是有，其實，就物質（化合）的無間變異說——無常破壞，任何物質都不可能不變異的。現代的物理學大體確認——物質沒有最後的微細單元，因爲由物與物化合而成的一切形狀或質體，都是假（合）相的暫現暫住。依佛法說，凡是假合的必歸於空；物質既是假合的，當

然也必歸於空。二、生理之空，由物質凝聚而組合成的身體，一般人總覺得是眞實（甚至妄執爲長生）。從現代醫學證驗上看，這乃是由於許多細胞的集合與新陳代謝，決不可能「長生久視」。從我們的眼耳……乃至內臟觀察起來，都是靠許多空隙相通而運作，始能發生吸收、消化或排泄作用；如果沒有空隙，便不能發生這些作用了；空隙的通合與運轉，正說明生理的結構是空的。三、心理之空，釋尊的根本「教授」——「觀無常」，生滅不停的心念，剎那不住，內省的察覺細微而銳敏了，即驗知到常心不可得；「識如幻」，即是常心不可得的鐵證。常心不可得，是體悟「內空」的唯一要訣。「無常是空（之）初門」的教示，即由此引發出來的。四、（大乘佛法）佛法之空，「一切法空」，是般若經的根本大義，諸位課誦時常念的《心經》：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。」深位菩薩從慧觀的徹悟中，實證身心悉皆空寂，到此，行住坐臥都不離空，語默動靜也就不著有了，消融了無始以來的種種惑障。根本空義甚深難解，今以俗常事相作譬說，理解了物理、生理與心理無不是空，對佛法的甚深空義也就易於領悟了。學佛法、作佛事、修佛德，空絕了物質與身心的戀顧、繾綣，眞善根淳德業才會植培得極深固，發揮得極足實。

約衆生根性說，對空義的體解，證得有淺有深。小乘聖者從空性的體證中，深切地了知世間是苦集所感，因此，對有漏的世間一味厭離，對衆生的貢獻與關注就很少了。大乘菩薩證入空性，由於善根與福智深厚，悲願强而忍行足，從空出假而投入現實。從苦惱中練磨而激提，把自身自心作爲德行的永恆的實驗場地；無量無邊的功德積集，也以無畏無著的悲智盡從此種場地中施捨出去，菩薩們的抱負與器識總是如此如此。

致己的「致」，做起來極不易，因爲許多人對自身太過顧慮，顧慮得與生命分解不開，大公無私的德行，簡直成爲此種顧慮的駭聞了。但是從捨己爲人說，不從這個「致」字剿絕顧慮，就連世間德行也不能充分發揮，更談不上與眞（廣大如虛）空相應的德行。所以，佛陀說善根較（量）福德總是勸喻人深觀而曠觀虛空。

推展德行的三巨力：一、「布施」，佛法的施，其特質——德超偏限，無論

任何國族、衆生，都是布施的對象，因此，經論中常說：「供養諸沙門、婆羅門等。」「復次，菩薩於一切珍寶，心不貪著，惟樂三寶……。」對無上的絕世大寶——三寶，傾心愛樂，對世間珍寶則不著意，能行「無遮」施了。二、「慈」，量能偏護——稱爲慈，大乘者的慈行，特別著重解除（一切苦惱衆生）困難，盡力相助，不說一句敷衍話。三、「慧」，慧的特徵——業不汚濁，從淨慧中察照得清醒決了，私心萌昧不著，整個業行都出發於眞誠，生命內外就改觀了。從這樣的改觀中做人及待人，品質與德量就會善良廣大，布施行則能與大慈淨慧相近相應，不墮於偏愛偏見中。

現時有些人知見不正而福報卻相當大，佛法稱之爲「邪見大福德人」，這等人前世都行過一分世俗（財）布施，也有一些世間悲心，只因爲缺乏淨慧的導警，縱情享用短暫福報，看吧！現報快得很啊！學佛法，看穿了，不屑於這些，將施、慈、慧三者整貫起來：施能盡其所有所能，而不恪不悔；悲能與樂不偏不遺，而必敬必（期其得）大（解脫樂）；慧能觸境常悟常明，而制矜制狂；如此的施財施法，進而發爲捨身捨心的弘誓大願，深深地對諸佛菩薩那樣驚人的智慧與動人的慈悲，感到非學不可，非行不安，我們始能居樂不逸而愈礪，處危能（代衆生）頂（苦）而不憂，做個不說空話的致力擴德者。

智力致得貫徹動靜，六根對境生識所引起的種種分別活動，則能憑理智的簡擇，將理性導提得更人性化，從高層的人性中更能激提、勘驗而振現菩薩性；菩薩性——盡其所能所有以爲人待人；菩薩的可貴可讚，即在於從如此的待爲中，做得極充分而極徹底；如此的充分與徹底的待爲，全從深觀空寂與無（所）得而導發。所以，必須空之觀行習熟了，用慣了，做決了，「致」的意勢與德能，才會銳勇而足實得不怠不已。凡是從正面（畢竟清淨中）鍥得入佛法，反面（粗重穢濁中）透得出世法的，一發心總是這麼致得畢決，毫不折匱！

修學佛法，從一般根性說：一、不了不出，這等人只知求有漏福報，對佛法本質理解得太少，不能以智慧解決（生死）問題，從佛法的外護說，也須要他們的人力、財力護持。二、急了急出，這類根性深觀世間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怖畏生死流轉，盡快地求證涅槃，超脫生死，二乘聖者的觀行與目標大抵如此。三

、能了不出，另一種特殊根機——唯識家說的「菩薩種性」，即指此類根機。深學智慧而廣破煩惱，徧行慈悲而積極利生，從智慧的深觀中消融罣礙、透脫無我而掀起大悲，發爲菩薩的超特精神。所以，從智悟邊說，盡可疾斷煩惱了生死，但爲悲心所激所動，寧願度脫苦惱衆生，不忍疾證解脫，爲世爲人的菩薩道之風範與精神，可敬可傚者在此。

學菩薩者必闡必踐的三要著：施、慈、慧。施，成爲身心上必行之事、之責，性格則爽朗得毫不慳惜，見義勇爲與見苦必拯的行動，莫不表現得迅快、勤勵、熱烈而淳誠。透過了生命而無畏無求的淨施、學習、練磨而承擔得歡喜好樂，澹寂畢眞，即事驗德而不誑不懼的神態，即境契空而能離（名）能行（道）的本願，一切時處慈（悲）行便兌現得足實，（智）慧觀便徹達得眞淨；如此的兌現與徹達，成爲整貫而永恆的解與行，必致之德的天職感，就成爲生命中自然的呼聲與策力；菩薩行者經常地活動、活躍在這種聲力中。學菩薩行，耳根與意根時常聽到或觸到這種聲與力的策呼，眼前看的與心頭想的，才會掀起而湧現爲世爲人的本願，盡讓人間世接觸而體念著菩薩精神之所在。

菩薩生命的表徵：力與德的化融、通貫與發達。智力伏惑而破我，悲德忍（苦）惱而度人，意象與形象上的對治與表現，菩薩與聲聞截然不同處，在此。因此，菩薩的意願與目光，時時遍察而環顧時代——世界，瞭解其情勢而溝通其聲氣，從不與時代脫節、絕情。構成（有漏）有情世間的主因——「三雜染」（惑業苦），菩薩所緣的——「緣苦衆生」，拯苦，就得先耐苦，從有義苦行中深觀法空，亟運大悲，了知「苦行難行」、「無實」、「無受」者，「將此身心奉塵刹」的義誓與德願，便能念念體現，處處兌現；事實上有了活生生的兌現，有情才能從現實中感激、感荷得透骨徹髓與三寶渾融爲一，成爲三寶綿綿延延的活力之源。

上來所說的：精神的帶頭者，智慧的決策者，慈悲的充力者，致己的擴德者，我覺得現代修學佛法的人，必須也亟需從這四者立志振神，才能體現而兌現菩薩道的氣象與器量。

（全文完）